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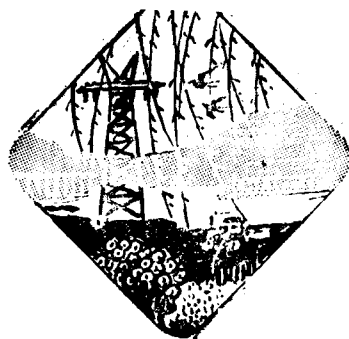
归 巢

崔凤鸣 侯三毛

571-
58

巧 媳 妇

崔凤鸣 侯三毛



内 蒙 古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一九八〇·呼和浩特

巧 媳 妇

崔凤鸣 侯三毛 著
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出版

呼和浩特市新城西街82号

内蒙古新华书店发行 海拉尔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32 印张: 4 字数: 83千

1980年1月第一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14,400册

统一书号: 10089·165 每册: 0.28元

目

巧媳妇·····	(1)
化大爷·····	(1)
大号笋头·····	(24)
老亲家会面·····	(27)
新人·····	(31)
“工分迷”·····	(38)
凤凤·····	(48)
水花心里的疙瘩·····	(60)
“活宝贝”·····	(68)
捕“虎”的人·····	(78)
鸡妈妈·····	(90)
她·····	(99)
迎亲·····	(104)
倚大嫂·····	(117)

录

巧 媳 妇

王大妈娶了个丑媳妇，在全村轰动开了，人们背地里悄悄议论，那么标致的后生，找了个媳妇不称心。这话很快传到王大妈的耳朵里，越发如火上浇油，她拿上一个文武双全的儿子，还愁着娶不上个俊俏的吗？偏偏娶了个丑媳妇，真叫人伤心落泪！爱面子的王大妈，脸上觉得不光彩，走不在人前头。唉！生米做成粥，说也晚了，媳妇已娶到家门了。儿子还不嫌弃，我们做娘老子的更不能多嘴多舌，要把这话传扬到媳妇的耳朵里，我这张老脸往哪儿搁？

王大妈不看媳妇还好，一看，眉头上绉起一个大疙瘩，心里更烦躁。见她生得不象个女人样，腿壮胳膊粗，说话声音如打雷放炮，简直象个愣小子。反正王大妈哪一样样也不进眼。

不管怎么说哇，丑了再提也吸人，看看本领怎么样。前三脚踢得如何吧。谁知，媳妇自打过门后，除去劳动外，还不知道在队里忙活甚，整天身不沾家。烧火做饭，打猪喂鸡，哪一样样也不沾手，还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们年青力壮好在队里出力，您上了年纪，就在家多给我们担负些哇。”

王大妈听了，虽是心里不如意，但脸上没露出来，有话咽在肚子里，自古道，不打笑面虎嘛。心里却暗自盘算，人样儿丑倒先搁在后，别娶回来个要一套没一套的笨货。她琢

磨了好几日，一心想试探试探媳妇，到底在锅灶上怎么样。今儿早起，她使了个心眼，假说身上不舒服，叫媳妇做做饭看看，到底是熬的还是花的，今儿就知道了。她一早起来，地也没下，躺在炕上咿咿呀呀，慢言慢语地说：“柱子家，我今儿身上不痛快，你就别劳动去了。”

柱子媳妇名叫巧英，她和柱子有好几年的交情了，他们也经常在一起开会学习，慢慢地就恋爱上了。等到双方的老人知道后，他俩已办好结婚手续。两方的老人都开明，没再说长道短。巧英自打过门后，看出婆婆有心事，好象不喜见她样子，背后和柱子说：“咱妈不知道对我有甚意见，老是撅着嘴，一天到晚不言不语。”

柱子笑道：“妈就是那种人，你别计较，有话朝我说。”

今儿早起婆婆说病了，巧英连忙说：“那我给妈请大夫去哇。”

“不用，”王大妈翻了个身说，“歇上一两天就好了。”

巧英细细打量了一番婆婆的脸色，还是红扑扑的，不象是个有病的人。她心眼机灵，没进婆婆的肚里走一趟，也摸着个八九不离十，估计婆婆要试探她的做饭手艺。从打过门后，队里的营生紧，没顾来在锅灶上添手，肯定婆婆肠子不顺，于是她便满脸笑容地说：“妈，您想吃点甚饭，我好做。”

“你看甚省事，就做甚哇。”

“那就吃面条吧。”

王大妈没再做声，闭住眼睛装做睡着了。

巧英灵巧地和好面后，利利落落擀面条。王大妈偷偷地拉开眼皮，看媳妇擀面的架势，倒也不是生手。

说话功夫，巧英擀下面条，就到东屋生火煮面。这个炉子很怪气，怎么也烧不旺，烟不走炕洞，直往家里灌，一阵儿就把家熏成个烟圪钵。

王大妈左等右盼不见媳妇端来饭，连喊了几声：“柱子家——柱子家……”

喊了老半天才传来一个低微微的声音：“喂——”

王大妈一听媳妇的声音不对，猛一个大愣怔，这是咋啦？急忙跳下炕往东屋跑，一看，妈呀，满家的烟气，呛得人连眼睛都睁不开，媳妇正趴在炕前一口又一口地吹火呢！王大妈喊：“我的天爷爷，快点出来，呛死你呀！”

巧英双眼流着生泪蛋蛋，咳嗽着跑出屋，说：“这炉子真难使唤，尽往回倒烟。”

王大妈生气地狠狠瞪了媳妇一眼，嘴上没说，心里嘀咕，这炉灶我快用了一辈子，那顿饭也没生吃过！她便冷冰冰地说道：“你们年青人在地里跑惯了，家里的营生不会做，看我们老一茬子人有个百年之后，你们怎么活呀。”

巧英被婆婆数教得满脸通红，咬着嘴唇，低着头不说话。心想，头一回做饭，就在婆婆面前出了洋相，这下叫婆婆抓住话把子了。等屋里的烟气散完后，王大妈重新去烧火做饭，她先把掏灰口堵住，而后才慢慢“呱哒呱哒”地拉风箱。这炉子也真听话，王大妈怎拨弄怎行，火着的很旺，也不往外冒烟了。王大妈故意朝媳妇脸上瞅了一眼，意思说：还是你不行吧。

巧英被婆婆看得脸上越发红了，象朵玫瑰花，站在地不知道该做甚。原来烧不着的毛病就在掏灰口上，刚才她只顾忙着做饭，没看清炉子是个甚模样。这会儿细细一端详，

“扑嗤”，笑出声，怪不得她烧不着了，这炉子太旧了，炉坑小，煤柴填得多了，就把炕洞口堵死了。婆婆烧火真象给娃娃喂饭，一点一点往里送煤，这样做，费柴，费力，又费时。

王大妈抬头又把媳妇看了一眼，把嘴一撇，心里说：“连饭也不会做，还有脸面笑呢，叫我们早羞死了！”

好赖把一顿饭吃了，王大妈撅着嘴，又回了西屋。刚刚躺下不到半顿饭功夫，东屋里突然传来“咚咚”的响声，吓得王大妈心惊肉跳，忙又往东屋跑。开门一看，她惊得半天说不出话，两腿直打颤，随后又喊又叫又拦挡，拉着哭腔说：“活神神，你是疯了，刨倒炉子，再不吃饭了？”

巧英停住手，抹把汗，笑着说：“这炉子太旧了，我改做一个新式的，比这个省力又省柴。”

王大妈一把夺下镢头，随手扔到门外头，生气地说：“妇道人家，甚还想做！盘炉改灶是细微营生，你能做来？还不是把聋子治成哑子！”

巧英俏皮地笑道：“妈妈，您放宽心到西屋歇着哇，保准叫您晌午吃上熟饭。”

巧英把镢头又捡回来，照旧用力“咚咚”地刨起来。

王大妈还想拦挡，但没那个力气，媳妇长得膀大腰粗，偶尔碰着她一指头，还得晃三晃，只好长嚎短叹地回西屋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这会的年青人我是宾服了，没梯子想上天！”她躺了一阵，怎么也放心不下，又起来看媳妇闹成个甚样子。

这时巧英把炉子全刨倒了，土装到小车上，家也打扫得一千二净，正准备出门。

王大妈说：“你拉它做甚，倒了就算了。”

巧英说：“丢在家里也白扔了，送到队里是好肥料呢。”说完推着小车子大步走了，真象个壮实的大后生。

王大妈看着媳妇健壮的身影，心中油然爱起来，媳妇人家想得比她周到。

说也快当，巧英不到半前晌，就把炉子盘好了，是高是低眼下不能定音，等烧着才能知道。王大妈还很担心，一个女人家会垒炉灶，在她一生中还是初次见。

巧英盘的是抽风灶，从样式看倒满好。巧英把手洗干净，边给婆婆说着抽风灶的好处，边准备试试炉子，看快不快。这时忽见老队长风风火火地走进屋来，巧英忙倒了一碗水，递给老队长，他没说话，接过碗一扬头，“咕咚咕咚”地喝下去了。

巧英笑道：“大叔可渴坏了。”又给倒了一碗，还是一扬脖子喝下去了。

老队长一连气喝了三大碗，把胡子一抹，掏出烟袋点着烟，这才问道：“巧英，你咋今儿没出工？”

巧英看了婆婆一眼，笑咪咪地说：“我妈病了，家里没人伺候。”

老队长把王大妈上下打量了一番，笑道：“这不是好端端的吗，谁说病了？”

王大妈怕老队长说她装病，赶忙说：“早起身上有点难过，是我没叫柱子媳妇劳动去。”

老队长说：“我这一阵身忙，没顾得来安顿，咱柱子媳妇是队里的宝贝疙瘩，少了她就不能干！往后你在家多操劳点，叫她腾出手，多为队里做些工作。”

“哟！”王大妈生气地说，“她一个小媳妇家，能给你们顶起天，还是立起地了？再说从前柱子家没娶过门，莫非你们不干了？”

老队长哈哈笑起来，说：“老嫂子，你可真是在水瓮里活着！你知道柱子媳妇是懂甚的？柱子的手艺还是向她学的哩！这媳妇不是平凡人，可有本领了，一个人锄地就能顶百十口人，今天上午没出工，就拉下了不少地，往后可不能在家伺候你呀！”

王大妈被老队长这一排子话说得笑弯了腰，说道：“他大叔就爱逗人笑，我这媳妇浑身都是手，也顶不住百十口人做营生，这你是明明瞎说胡道了。”

老队长说：“我说了这半天，你还没弄清柱子媳妇是做甚的，她是拖拉机手！”

“你快不要哄人了，”王大妈还是笑着说，“她每天都说是锄地吗！”

“哈哈……”老队长又放声大笑，说，“她是用铁牛锄地，咱队唯独她会锄，别人谁也弄不了。”

王大妈把嘴一扁，说道：“我虽是个常不出门的蔫老婆子，可也知道拖拉机是耕地的，没听说还能锄庄稼，你骗不了我。”

老队长一本正经地说：“这是柱子媳妇回来后，动脑子，想办法，新安装的锄地机。你要不相信，到地里看看嘛。”他伸手拿碗还要喝水，见碗里空了。

王大妈朝东屋喊：“柱子家——再给你大叔倒水。”连喊了数声，不见回音。

老队长站起来说：“不用喊了，她早走了。”说罢，抬

脚出了门。

王大妈暗想，在早前没娶时倒也听人说，媳妇会开拖拉机，是真是假我也到地看看。她跳下地随着老队长走出门，还未到玉米地，远远瞭见人很多，心里犯嘀咕：要是撞见媳妇，她问起为啥到地里来，问起病情，或是说出不顺耳的话来，该咋办？我的老脸往哪儿搁？……她想着想着，觉得还是不露面好。于是躲到背人处，偷偷看媳妇究竟是怎用拖拉机锄地。

说实话，用拖拉机锄地，还是大闺女坐轿——头一回。不是王大妈不相信，别人也是这么想。王大妈躲在地畔，站起脚瞭，这时拖拉机停在地中不见动静，只是人影在车前晃动。她想：这还不是老队长骗人，拖拉机怎能锄地，媳妇真的有那么大能耐？也可能是老队长耍的鬼点子，怕她把媳妇拦在家里。要真是哄弄人，哼！我得找他算账去，看他说甚话。谁家娶媳妇还不是图着做茶打饭，缝新补烂？自己老了，媳妇也娶过了，应该享享福，歇歇脚啦，……王大妈正一个人这么东想西想，忽然拖拉机“轰”地一下动起来了。她忙的又往高跷脚跟朝前瞭，果真是媳妇开着，拖拉机在玉米地来回跑，象串针走线一般，显得十分自如。

“咦！果真不假呀。”王大妈吃了一惊，左右一看，还有好些上了年纪的人，也来看稀罕。拖拉机一会儿开远了，人们都跟在后面大呼小叫地跑起来，王大妈踮起脚也瞭不见，心里一着急，竟忘记自己不是明展大亮来看，不知不觉地跟的人群后头，一趟小跑，也来到玉米地。

巧英一抬头，看见婆婆也夹在人群中间，心中暗暗高兴。可是她没有做声，假装着没看见，只是甜甜地笑笑，一甩短发，只管轻轻快快驾着拖拉机朝前走。后头跟着一群人

观看，评论着。拖拉机锄过的地又平又匀，真如巧媳妇梳头似的，再没有那么多干净平整，眨眼之间就锄过一大块。看的人直张嘴拍手。

王大妈一看这情景，心里不由得又乐起来，竟象小娃娃似的跟在车后头跑来跑去，一会功夫，累得满身大汗。实实追不住了，仍旧咬着牙跟着，谁料想一不小心脚被玉米苗绊住，一下子跌坐在地上，大张嘴直喘气。

王大妈坐在地上，还是急着往前看，忽然见老头子也在人当中，手舞足蹈地不知和老队长比划着什么。

“把‘四人帮’一打倒后，尽出能人巧匠！”王大爷也是高腔大嗓，“没想到我的媳妇这么日能，会用机器锄地，真不简单呀！”

突然，王大爷发现了王大妈，急忙走过来，一边往起搀她，一边故意问：“你这是咋来了？不是病了吗？是不是重了？我还正要给你请大夫去呢。”

“你不要绕弯子损人！”王大妈被老头子说的脸上越发不自在，讪笑道：“快别提了，看柱子媳妇锄地蹉着了。”

王大爷笑骂道：“嗨，你看看，有病的人还不在家好好歇着，早知你也来看，我好用车搬上你。”

王大妈被老头子说得越发不好意思了，悄声说：“真没想到，咱媳妇真巧，会用机器锄地！”

王大爷故意板着脸说：“你不是嫌她……”

王大妈半天说不上话，临了，把脸一变，说：“地里头做营生是没法说；可是锅灶上还是要一套没一套，给我做了一顿饭，差点没把我熏火！我数落了她一句，人家一生气，把炉子给掏了，垒了个四不象，谁知烧成烧不成！”

王大爷还是捏着胡子说：“依我看，锅灶上也不会比你差……”

“用不着你替她遮羞！”王大妈鼻子一哼，说，“一个女人家，不会烧茶饭，再有天大的本领，我也不爱。”

老俩口正你一言、我一语抬杠，拖拉机轰轰隆隆也开过来了。巧英全神贯注的驾着铁牛，粉红色的上衣飘在绿海中，恰似一朵初开的荷花。

王大妈还想和老头子说几句话，王大爷已心红的跟着拖拉机走了。她一看天色，快晌午了，只好赶紧往家走，心里头还惦记着炉灶。

巧英收工后，急扑扑地往回走，心想：“今天婆婆说她身上不痛快，得多帮助她做点家务营生。”她回到家，正要推门，听见婆婆说话：“咱们这媳妇真是屋里屋外一把巧手，你看这灶多好烧！……”

“才知道媳妇甚也能干？”这是公公在揭婆婆的短，“你不是口口声声说她甚也做不成吗。”

婆婆笑骂道：“老鬼，操心挨苕帚疙瘩！”

公公正要还言，巧英故意咳嗽了一声，推开门进了家。

王大妈见媳妇回来了，脸上乐开了一朵花，端着满满荡荡的一大碗荷包鸡蛋，放在媳妇面前，笑盈盈地说：“这是用新炉灶做的饭，妈慰劳你有功人。”

巧英趁婆婆又去舀饭，把满碗换给公公；王大妈转过身来看见了，一把又换过，说道：“今儿这饭是专门给你做的，不吃妈可不依从。”

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。

化大爷

一

李大娘替老头子总是操着几道心，生怕化大爷人老糊涂，再惹了没过门的媳妇，日后自己受克待。

今儿早起，化大爷从库房大院回来，一端起饭碗，李大娘就宣布一条给他定的制度。她一边往炕上放菜，一边望着老头子额头上的皱纹，说：“柱他爹，今儿媳妇来了，不准你要人家娃娃的东西！”

化大爷是个石墩一样实在的老庄户人。听了老伴这话，脸上倒是一点尘也没起，仿佛老伴说的那事，真的也就是他的缺点了。他仍然大口大口地吃着河套的庄稼人特别喜欢吃酸的酸米粥。虽是上了年纪，一端起碗还是几口就来半大碗。一气吃饱了，也不多说话，然后象庄稼地的许多老年人那样，两腿向外微微打着躬，却是很有精神地上工去。这老俩口的日子过得倒也挺舒坦。一个儿子去年参了军，媳妇在县农技站工作，眼下还没过门。不过李大娘今儿早起所以说那“要东西”的话，是她觉得，自打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老头子变了。村里大人娃娃变得喜眉笑眼，人人一副乐模乐样子；唯是老头子，起先和大家一样笑哇说哇，饭量也猛地增加了。他捋着胡子对人说：“上了岁数的人，可是全凭饭作主哩，想多活几年，就得加饭量呀！”可是李大娘怎能想到，

后来化大爷却变得糊涂多了，糊涂得办事连个礼节都不晓得了。去年儿子参军走时候，媳妇头回来家里，老头子竟悄悄要走了媳妇的一个旧铁盒盒，是一个什么钢尺。他几天装在身上，有时量量这个十公分呀，比比那个五公分呀……。当时，人家娃娃真也眼儿活，老公公要走了东西就没说啥，可李大娘这当婆婆的脸上倒有些搁不住啦，不给人家娃娃买东西也便罢，回手还要上人家的，真不光彩呀！为这事，媳妇走后，老俩口还吵了几句。李大娘说：“哎呀，我说柱他爹，你真不给咱娃争气呀！”化大爷晃着钢尺嘿嘿笑着说：“嗨，好东西呀！”李大娘更急了，抽了抽干嘴唇，说：“人家娃娃虽说是咱媳妇子，可是这阵子，人家只对咱柱柱熟哩，你我这把老皮是花是瓢，人家还不知道。”李大娘越说，声音越发颤，话也越多：“你多半辈子活的干干净净，偏偏媳妇头一回来，你就手不贵气！你叫人家娃娃怎能不下眼看你！往后过了门，能喜见你？那功夫，我看你这烂皮袄往谁家的炕头上放！”她简直快要呜咽起来了。

那事就这么过去了。

今儿，媳妇要第二次上门了。精明了半辈子的李大娘怎能不急！她见老头子不作声，便停住擦柜顶的抹布，转身向着老头子，提着嗓门高声说：“听见没听见呀？我是说你呢，聋鬼！”

化大爷这才承认似地对老伴说：“你看你，我又没老糊涂。”

李大娘听了，并不满意。她重又擦着已经发亮的红油大柜，从墙上的大挂镜里望着老头子，又宣布了给他定的第二条制度：“还有，媳妇来了，不准你妯娌似地只管守静和娃娃

说话！”

化大爷慢慢咽下一口光溜溜的酸米粥，横了一眼老伴穿得干干净净的后背，瞅瞅墙上，镜子里的老伴嘟着嘴唇呢，他眨巴眨巴老眼，反驳说：“嗨，有话就说，没话就不说嘛！”

李大娘又猛地转过身来，转着眼珠子说：“你看，你看，还说没老糊涂！这不是就来了？谁家公公媳妇说起话来没完没了？让人见了，能不笑话！再说，话说三遍淡如水！”她想了想，又换成自己的话题说：“媳妇来了，多和婆婆叨啦叨啦，才显得亲热哩！”这个庄稼地里做了半辈子活儿的老妈妈，特别甜美地笑了。

化大爷的脸上反倒显得很静气。他放下碗，舒服地打一个隔，慢慢戴上帽子，把提着长烟袋的两手倒背着，走了。

李大娘急得赶到门口，扶着门框喊：“我说，柱他爹呀，今儿可别自个抹黑，这是为了娃娃们喜见你呀！”

二

化大爷根本没把老伴的规定放在心上。他一边往库房大院慢慢地走，一边却在琢磨大院里的事。

化大爷并不姓化，他姓李。今年六十二岁。由于旧社会的劳累，他的背有点驼。虽说上了岁数，干起活儿来还象个小后生，是个顶梆硬手。别看这庄稼人粗手大脚，庄禾地里一应大小的技术活儿，村里的人们都喜欢请教他。队里春天种地他是耩头，夏天打场他是场头。他还有一个长处，这个老实疙瘩庄稼人，还好动个脑筋哩！那些年公家提倡技术革新，他锄地要改革锄片片，种地要改革耩腿腿，耕地要改革

犁铧铧。四届人大以后，他听说周总理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，他就整天念叨着化呀化呀。老支书见了，也问询，有时竟眉开眼笑地和他一起“化”。这样，李大爷越发“化”了。有一天，他回家吃饭，家里来了几个年轻人，他也不顾人家说啥话，也不让让人家吃饭，端起饭碗就吃。吃了两大口，他不吃了，却把两根筷子立竖竖地插在酸米粥里，只顾左右端详着那碗。青年们见了，全哈哈大笑起来。一个青年还说：“瞧哟，李大爷又化住了。”李大娘听得笑声也赶过来，看了那相，又好笑又好气，从此就觉得老头子变糊涂了。李大娘正要伸手夺他的碗，李大爷突然抬起头来，伸着手说：“柱他娘，快给我小勺勺。”

李大娘没给他去拿。一个青年哈哈笑着说：“我来拿，保准是要化这碗酸米粥啦！”说得大家笑得更响了。

化大爷接过小勺，点着头果然说：“这也能化一化哩！”说着，他又抽过一条白线来，拴住两根筷子的顶端，又把小勺勺吊在筷子中间的线上，然后捉住小勺的把子说：“后生们，你们看，这儿，小勺子挖上粥，在它的屁股上一按，小勺子就簸簸箕哩，看呀，看呀……。”他高兴得哈哈大笑起来，象个小后生一样。一个青年故意张着嘴，叫李大爷往他嘴里送粥。李大爷果然把一勺粥送到他嘴里。并且认真地说：“多省力呀！”他笑得更响了，和青年们的笑声夹在一起。

李大娘望着老头子，瞪大了眼睛，喊：“柱他爹，尔老没样儿了！”

李大爷这才发现自己少了话，还没把意思说清呢。也抹了抹胡子，在粥碗上用手比划着说：“行哩，行哩，你们